

川劇叢刊

第 15 輯

琵琶記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編輯凡例

一、編輯“川劇叢刊”的目的，是為了選擇川劇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，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。

二、“川劇叢刊”所收集的，首先是流行較廣、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劇本，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劇本。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，也準備適當編入。

三、凡傳統劇本，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，去蕪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，並加以整理的。

四、“川劇叢刊”所收集的劇本，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。整理或修改劇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。創作劇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並實驗演出後確定下來的。

五、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，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，難免有不够妥當之處，希望各地演員，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琵琶記

(高腔)

重慶市川劇院劇目組整理

前 記

蔡伯喈与趙五娘初婚兩月，伯喈即奉父命上京赴試。行前，伯喈將家事托鄰居張大公看照，賡即离家赴京，蔡赴試得中狀元。牛太師見蔡少年英俊，強以女兒許蔡，蔡辭婚不成，被牛太師家招贅為婿。

趙五娘在家，因連年遭旱，公婆又染病，五娘侍奉湯藥，备受艱苦。后公婆双双死去，五娘剪髮出賣，才葬了公婆。蔡伯喈与牛小姐結婚之后，虽然非常和好，但因思念双親和原配趙五娘，終朝抑郁不安，牛女多次詰問究竟，蔡才吐了實情。

趙五娘畫了翁姑遺像，沿途行乞，赴京尋夫。經過許多周折，終得進入牛府，在書館中与伯喈相會。最后，在牛女的同意下，蔡伯喈与趙五娘始得重聚，并一同還鄉扫墓。

“琵琶記”为明代高則誠所作，是我国古典戲剧中偉大的傑作之一。川剧的“琵琶記”較為完整地繼承了原剧的优良傳統，在音乐上和表演上也保留着丰富的遺產，是川剧四大本之一。为了保持它的原有面貌，这个本子除作了字句的考校訂正外，并参考高本稍有增刪。

人 物 表

蔡从儉
 蔡伯喈
 李羣玉
 侍役
 丫頭
 楊吉士
 李政妻
 牛小姐
 琴童
 小騙
 李旺
 書办
 二丫環
 四彩女

蔡 母
 趙五娘
 吉天祥
 官媒婆
 黃門官
 李 政
 狗 兒
 礼 官
 雪 童
 惜 春
 住 持
 陈留郡太守
 二班頭
 四龍套

張廣才
 常志池
 包有功
 院子監
 太 官
 根 官
 牛丞相
 彩女
 大騙
 愛春
 轎夫
 四百姓
 四家院
 四差役

第一場 逼 試

人 物：蔡从儉、蔡母、張廣才、蔡伯喈、趙五娘。

（大幕啓，內場合唱“錦堂月”崑曲）

帘幕風柔，
庭中晝永，
草堂全家稱壽。
宣詔聲來，
一喜又還一憂；
願廝守親老家貧，
誰願取高官華胄！

蔡从儉：咳！怎的不去？

（合唱急起）休廝守！（單槌）

且去改換門閭，
光前裕后。

〔二幕啓，从儉在前，蔡母在后，爭吵而上；張廣才隨二人后，
勸解二人；蔡伯喈隨張后為難萬端；趙五娘倚于伯喈右肩，
下，俯首蹙眉，不勝憂郁。〕

蔡 母：你，休教他去，我不許你教他去！

蔡从儉：怎的不去？老婆子！

(唱“宜春令”)

時光短，
白髮催，
守清貧不圖甚的，
有兒聰慧應官去，
當爲我改換門楣，
只要他爲官顯貴，
雖年老自享期頤。
休梗阻！
讀書自應赴春闈，
況且有天子詔取，
你慮何爲？

蔡 母：(唱前腔)

老头兒太無知，
說此話是甚心思？
耳聾眼花人如此，
年老家貧事若斯，
膝前只有一個子，
生養死葬全靠伊，
莫裝痴！
強逼他爭名奪利，
是甚言辭？

你要把我氣死！

張廣才：老大嫂，不要氣，請坐下。

蔡 母：咳！（坐）

張廣才：大哥，你也請坐。

蔡从儉：唔！咳！（坐）

蔡伯喈：大公，你老人家亦請坐下。

〔趙取椅。

張廣才：我不坐。

蔡伯喈：大公，为什么不坐？

張廣才：我要劝你媽？

蔡从儉：劝他則甚？咳！

張廣才：怎的不劝？嫂嫂！

（唱“罗袍兒”）

我和你共田里，
几十年深厚交誼，
伯喈兒生來聰慧，
他是当今一名儒，
讀書自应謀進取，
顯親揚名事所宜，
況有聖旨來召取，
此去前程更可知，
你又何必多憂慮，
慮甚生死与寒饑？
只要他高中及第，
榮華富貴在須臾，
事可期。

劝嫂嫂且寬心意，

不要多疑，

归来定着紫罗衣。

蔡 母：大公，你真說得好呵！你把我的心都說動了。

張廣才：这只是几句良言。

蔡从儉：她听得來什么好話？

蔡 母：大公，我以前也曾听过別人所說的——

張廣才：敢是一段良言？

蔡 母：是一段故事。

張廣才：什么故事？

蔡 母：是說有一家人，也與我們差不多，堂上有兩個老的，
膝下只有一个小的，那老的要叫那小的去赴試……

張廣才：那小的去也未去？

蔡 母：去了！

張廣才：去了一定高中。

蔡 母：沒有中。

張廣才：沒有中，是他的學問不好。後來他又怎樣？

蔡 母：他嗎？却僥倖做了一個管人的什么？

張廣才：能管人，便是一個官。

蔡 母：大公，你猜，他管什么人？

張廣才：做官自然是管百姓，還猜什么？

蔡 母：他管的不是百姓，却是他的一双父母！

蔡从儉：鬼話！

張廣才：老嫂子，那管父母的是什么官？

蔡 母：孤老院的院長呀！

張廣才：咳，你在說笑話。（看天）呀！天都快黑了。

蔡從儉：伯喈！你要听老子的話，明天便上京去。

蔡 母：伯喈，你要听媽的話，不要上京去。

張廣才：伯喈，你自己說呀！

蔡伯喈：大公，

（唱前腔）

父母言兩難違！

大公美意更可知。

張廣才：啊！

蔡伯喈：請坐。

（上板唱）

母親所言真可畏，
饑需飲食寒需衣，
又無三兄與四弟，
扶持端靠一兒媳，
我若求官上京去，
一家人却來靠誰？

蔡 母：那你就不要去吧。

蔡從儉：那你就沒去了嗎？奴才！忤逆不孝的奴才，迅速與我上京去！

蔡伯喈：爹爹！

（唱）爹爹息怒休上氣，

你兒非不識賢愚。

論孝道……(架橋)

蔡从儉：孝道？你可知，順親方为大孝。

蔡 母：媽的話，你也該听啦？

蔡伯喈：(唱)論孝道事親而已，

事親当在顯門楣，

衣食無虞当衣絮，

双親才得寿期頤。(架橋)

蔡从儉：那你就赴試去。

蔡伯喈：(唱)我去家中誰料理

張廣才：自有老漢前來照看你的二老。

蔡伯喈：(唱)一家人眼見分离。(架橋)

張廣才：有我，伯喈！你自考試去！

蔡伯喈：(唱飛腔)

赴春闈。

我此去得官当退，

無官也回，

权且忍淚上京師。

蔡从儉：(轉怒为喜)哈哈，我兒既能如此，那就必能高中，媳婦你去收拾行李來。

趙五娘：知道。

蔡 母：罢了，我拗不过你这老殺才。好好，伯喈你到娘近前來，待为娘与你縫上几針，繅上几綫。

蔡伯喈：母親！娘呀！（跪下）

蔡 母：伯喈，我的兒呀！

(唱江兒水崑曲)

膝下嬌兒去，

堂前老母單。

(講詩)慈母手中綫，游子身上衣，

你今上京去，當思別離時。

(上板唱)

哎呀呀，兒呀！

臨行密密縫針綫，

眼巴巴望着關山遠。

冷清清倚着門兒盼，

教娘如何得消遣！

蔡伯喈：你兒謹遵庭訓。(起)

趙五娘：(詩)急辦行裝赴試闌，

蔡伯喈：爹爹嚴命那敢違，(同下)

蔡从儉：願他首登龍虎榜。

張廣才：一定身到鳳凰池。

蔡 母：吓！吓！吓！(同下)

[蔡伯喈，趙五娘攜手同上。]

蔡伯喈：(唱“端正好”)

一夜里情意纏綿，(抬頭看天)

疏星殘月奈何天，

鷄聲初唱催人起，

出門怕見霧中山。

趙五娘：攜手同行衢路間，

心中苦楚對誰言？

蔡伯喈：你我少年結髮夫妻，新婚夫婦，有什麼話，尽管對我說。

趙五娘：（唱）尙有一言君听取，

蔡伯喈：說嘛。

趙五娘：（唱）還須早去早回還。

蔡伯喈：那还用叮嚀。

趙五娘：我……

蔡伯喈：你……你怎麼啦？

趙五娘：我——

蔡伯喈：你說呀！

趙五娘：蔡郎！

（唱前腔）

妾的衷腸，

說來有萬千。

臨行有話總難言，

蔡伯喈：你有什麼話，尽管說來。

趙五娘：（唱）說來猶恐添掛念，

反使你意惹情牽。

蔡伯喈：夫妻家，有話便說，我有什麼難過之處？

趙五娘：（唱）兩月夫妻情不淺，

一宵恩愛也應憐。

蔡伯喈：那是自然的。

趙五娘：縱不說我——

蔡伯喈：還要說誰？

趙五娘：難道你就忘了？

蔡伯喈：甚么？

趙五娘：（唱）高堂父母誰看管？

蔡伯喈：自有張大公啦。

趙五娘：咳！你竟如此放心。

（唱）外人未必痛相關。

蔡伯喈：（唱“犯鐸秋兒”）

幸勿愁添，（重句）

（轉“端正好”）

添愁反使我心酸，

把爹娘託卿照管，

万般事承你周全，

晨昏定省無須厭，

寒加衣飢要加餐，

此別情無限，

我自效啣環。

骨肉恩情總難斷，

暗將珠淚背她彈。

趙五娘：（唱“犯鐸秋兒”）

君言可感，（重句）

（轉“端正好”）

臨行之託重如山，

新婚兩月猶未滿，

而今分离在眼前，
怎不叫人相眷恋，
几回忍泪問青天，
天涯游子如蓬轉，
不知何日始归还？
願你莫把榮華羨，
归來早把双親看，
莫使他倚門顧盼，
莫使他兩眼望穿，
却要知时光荏苒，（重句）
休辜負皓月重圓。

（內叫）蔡伯喈！蔡伯喈！走得了！走得了！

蔡伯喈：（向內）列位，請稍等一下。

趙五娘：蔡郎，人家等得太久了，那你就快去。

蔡伯喈：如此，我，我就去了。（生行，复轉身，趙亦搶上，兩人再对面）五娘，你还有什么話嗎？

趙五娘：只有一句話。

（唱“飛句”）

归休晚！
休教人珠淚濕衣衫，
人不回須寄書柬，
也好教人心放寬，
音書斷家人离散，
縱得高官也枉然。

未晚先投宿，
鷄鳴早看天，
京師路遙遠，
祝你去一路平安。

蔡伯喈：（拭淚）五娘，我就走了。

趙五娘：你去，你去！

（合唱“尾犯序”）（兩人在合唱中分下）

別離情無限，
恰似弦斷，
兩月夫妻，
心意纏綿，
竟拋去韶華，
留怨恨如山，
堪嘆！

第二場 墜馬

人 物：蔡伯喈、常志池、李羣玉、罗德喜、吉天祥、包有功、侍役。

〔蔡伯喈、常志池、李羣玉、罗德喜相繼上。〕

蔡伯喈：（念）嫦娥剪就綠云衣，

常志池：折得蟾宮第一枝，

李羣玉：宮花斜插帽簷低，

蔡伯喈： 一举，

常志池： 成名，

李羣玉： 天下知。

蔡伯喈： 狀元，蔡伯喈。

常志池： 榜眼，常志池。

李羣玉： 探花，李羣玉，

常志池

李羣玉： (同) 請了！

蔡伯喈

蔡伯喈： 你我此番高中，天子傳詔杏園設宴，可一同前往。人
來，唱道！（同下）

罗德喜： (上唱“水底魚”)

玉鞭裊裊，

如龍驕騎。

侍 役： 騎呀！

罗德喜： (唱) 黃旗影里，

歌聲鼎沸。

侍 役： 沸呀！

罗德喜： (唱) 如今端的是男兒，

行看錦衣歸故里。

〔罗德喜跌倒在地，喈、常、李急上。〕

蔡伯喈

李羣玉： (同白) 你呀！年兄，你怎麼樣了？

常志池

罗德喜： 列位年兄，問小弟剛才么？咳！墜馬了。

(唱“叨叨令”)